

# 資料館的可能

## 以日本近代文學館作為參照

文——陳允元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圖——蘇冠人、陳允元

為甚麼資料館擁有如此豐富的館藏，卻無法讓它們親近民眾——或讓愛好文學的民眾主動親近？所在位置與交通，當然是嚴峻的現實問題。而人力編制，或許是目前臺灣各地的文學館舍共同面對的最大困境。從另一個推廣面向，如何讓文化資產才能真正地活化，參照文學館林立的鄰國日本，或許可提供未來的發展方向。

真理大學台灣文學資料館，即使對臺文出身的我而言，一直是一個彷彿籠罩在迷霧中的神祕館舍。它豐富的館藏實力，早在2011年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現為國立臺灣圖書館）舉辦之「西川滿大展」便已震懾了所有人；那一次的大展，也成功引發了大眾對於西川滿乃至於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好奇。台灣文學資料館與國圖臺灣分館的聯手出擊，在殖民地時期臺灣文學的推廣上，無疑收到了相當大的成效。連帶地，不少人也探問起了台灣文學資料館的事。然而當這一場「活動」結束了之後，風光一時的台灣文學資料館，又回到幕後，隱身到原先的迷霧裡去了。絕大多數的人未曾造訪。不知道怎麼去、也不知道裡面還有甚麼樣的館藏；即便是研究者，實際參訪的使用者似乎也是少數。我出身臺南、做過西川滿相關研究、曾在真理大學淡水校區兼任講師，在執行《遇見文學美麗島》計畫的採訪之前卻一次也沒有到過；身邊的臺文出身的朋友們，對於資料館同樣感到好奇而陌生。

### 資料館經營現實

為甚麼資料館擁有如此豐富的館藏，卻無法讓它們親近民眾——或讓愛好文學的民眾主動親近？所在位置與交通，當然是嚴峻的現實問題。抵達資料館的大眾交通系統，儘管近年略有改善，但絕對稱不上便利——除非自行開車前往。除了交通，另

外一個問題是，台灣文學資料館並無獨立的館藏查詢系統，而是與真理大學圖書館的其他館藏登錄在同一個系統中。一般民眾並不知道這樣的訊息，導致館藏資訊幾乎是不透明的。交通不便的現實條件，加上館藏資訊不透明，幾乎很難期待一般民眾會特地前往。臺灣文學資料的寶庫，就這樣繼續存在於傳說，只能期待它再次主動出擊。

然而，要期待它有餘力再次出擊也許有難度。因為整個台灣文學資料館的編制人力，僅有專任館員方冠茹小姐一名，以及名譽館長兼永久志工張良澤教授而已。資料館能夠長期維持運作，實已相當不易。人力問題，或許是目前臺灣的文學館舍最大的困境。除了國立臺灣文學館，其他的文學館舍——無論是地方文學館、作家故居／紀念館或文學活動節點，據我所知，有許多館舍的編制人力嚴重



台灣文學資料館「西川滿文庫」一隅。（攝影／蘇冠人）



陳允元至真理大學台灣文學資料館採訪，與張良澤教授談藏書經驗。（攝影／蘇冠人）

不足，或是外包給民間單位執行。所謂人力問題，當然是編制問題，而不是人員的專業問題。畢竟二十年間臺文體系已經培育出這麼多學有所長又才華洋溢的臺文人。如何擴充館舍人力編制，讓這些具臺文專長且充滿熱情的年輕人迴流投入文學館舍事業，是主管單位在思考臺灣文學館舍的整體發展時，必須第一步著手規劃的。全臺25個文學館舍，會是臺文出身者一展身手的絕佳舞臺，也是在地知識進行在地實踐的絕佳場域。

當人力編制充足，文學館舍便可以做很多事情，也讓各自的功能屬性更加分明、完善。臺灣的文學館舍發展，儘管如朱宥勳在《遇見文學美麗島》總序所言，已進入了功能分化時期；但說實在的，在捉襟見肘的現有人力編制下，也只能是略具雛型而已。真理台文資料館儘管有著如此豐沛的館藏，卻無法進一步組織企劃、有效地為社會大眾所「用」，這當然是相當可惜的。

## 借鏡日本近代文學館

台灣文學資料館可以朝哪個方向發展呢？或許我們可以看看性質相似的日本近代文學館。1967年開館於東京駒場的日本近代文學館，係由作家高見順、研究者小田切進等有感於必須有一座收集、保存文學資料的設施而呼籲創立。1963年成立財團法人日本近代文學館（2011年後改為公益財團

法人），並得到許多人的資料寄贈與建設資金的贊助，開館營運至今，目前館內藏有107萬件資料。它的主要定位，是日本近代文學相關的綜合資料館・專門圖書館，但它不僅只是資料的收集、保存，更致力於使用上的活化——包括資料的閱覽／複印、名著的復刻，以及展覽／演講會的舉辦。

作為一專業的資料館，日本近代文學館的館藏查詢系統是詳盡而完善的。使用者可以在完全確認目的館藏的前提下前往。入館的閱覽費用一日是300日圓，填寫調閱單後，已登錄的所有館藏皆可輕鬆調閱。即使是貴重的原件，也可攜至寬敞舒適的閱覽室從容翻閱。需要複印的部分，則是填寫複印申請單，委由館員服務，當天離館前便可取件。這樣的運作方式，類似臺灣圖書館5樓臺灣學研究中心非開架的特藏調閱、或臺大總圖書館五樓特藏室，卻不太有特藏室空氣中瀰漫的那種緊繃感。除了資料館／圖書館的性質，日本近代文學館也致力於文學推廣。文學館的二樓是展示室。2014-2015年展期，近代文學館舉辦的各種一般展・特別展便有：「近代文學的名作・明治／大正／昭和」、「從少年少女雜誌看近代」、「川端康成與『文藝時代的人們』」、「3.11 來自文學館的訊息」、「秋之特別展 芥川賞・直木賞原稿收藏展——以所藏原稿・初版本為中心」、「日本近代文學館創立50周年・開館45周年紀念——川端康成與『日



日本近代文學館外觀。  
(圖／陳允元)

本之美』」、「青春的詩歌」、「川端康成的四季與死的美學」等等。這些展覽，徹底發揮了日本近代文學館在館藏上的強項，也讓原本的資料館（收藏／整理＋學術利用），同時也發展出博物館（展示）的性格。真理大學台灣文學資料館，當然也具備博物館的展示性格——甚至它的所有館藏，都是放在櫥窗中展示——但也正是如此，多少減損了館藏使用的便利性；而全館館藏宛若大河般的全數展出，也讓展示失去了重新設定主題／敘事的彈性與靈活。

事實上，這些龐大的館藏，蘊含了無限多展出主題與敘事的可能。展出的主題敘事與展出的物件，是同樣重要的。每一種敘事與連結，都是這些作家作品被重新閱讀的理由、被重新理解的方式。因此每一次的展出，都是新的閱讀脈絡的建構。但光是展出，對於文學推廣仍是不足的。日本的文學館，經常在展出的同時也出版由權威研究者編輯撰文的展刊／圖錄，印製精美、深入淺出，並推出周邊商品。無論展刊／圖錄或周邊商品，既可以增加館舍收入、維持營運，同時也是一個推廣文學的絕佳媒介。它大大地延展了展示的活動期間，以及展所能提供的資訊負載量。2011年隨同「西川滿大展」一併推出的限量版《【圖錄】西川滿先生年譜》，便是一個成功的試驗。

除了舉辦展覽，日本近代文學館也致力於名著復刻。有別於純粹作為學術資料的影印復刻（如東方文化書局版的《新文學雜誌叢刊》、或日本綠蔭書房、ゆまに書房的復刻），或是臺灣文學館及文化局出版品常用的重新打字的全集出版（重新打字經常有錯誤），日本近代文學館的名著復刻，是從封面裝幀、內頁、選紙都忠實按照原件的復刻。它不僅有更忠實於原件的史料價值，同時也具有高度的美學價值。除了近代文學館，日本亦有相當多民間單位從事重要雜誌或名著復刻的工作。這些珍稀史料的原件復刻，在文學史料的活用、推廣之餘，更有利於史料的永久保存，同時也能成為館舍最佳的「看板明星」。館藏最豐的真理大學台灣文學資料館以及國立臺灣文學館，其實非常有條件進行這樣的工作，也各自擁有自己的看板明星。資料館的西川滿文物、臺文館的國家級古物，都是重要的文學文化資產，也是該館的精神象徵。將之復刻、再製，擴大與人們的接觸，作為求知欲的引信，發展更深刻的論述，讓館藏為更多人所知、為更多人所用，文化資產才能真正地活化，並根植於人們的生活之中。

但說到底，這一切的可能，只有在人力編制充足的情況下，才能真正實現。☒